

【随笔】

花信

◆王虎增



古城泰山庙西边角落的老槐树还裹着灰褐色蛋壳时,云中河岸的桃枝已经憋不住春意了。那些花苞像攒了满肚子秘密的少女,被三月里某天的暖阳轻轻一逗,便扑哧哧全笑开了。粉雾漫过青石桥,连翘在墙根摇着金铃铛,整条街都跟着摇晃起来。

在新建路上卖早点的王婶说,今年花开得忒急。她蒸笼里腾起的热气刚触到冰凉的空气,转眼就被北风卷散了。果然第七天清晨,檐角悬满水晶帘子——昨夜细雨竟凝成了冰凌。那些胭脂色的花瓣蜷缩在薄冰里,像被封印的蝴蝶,翅尖还保持着振飞的姿势。

老槐树就在这时动了动枝桠。深褐的芽鳞裂开细缝,露出鹅黄的新叶,怯生生的,像是怕碰碎了倒春寒的玻璃罩子。孩子们总说它迟钝,却不知百年的年轮里藏着多少冷暖。当五月熏风终于融尽最后一块残冰,紫藤瀑布从墙头倾泻而下,槐花才不慌不忙地抖开满树雪纱。

我常在晨雾里遇见扫街人。竹帚沙沙掠过石板,将零落的残红聚成小小的冢。那些夭折的春信化作暗香,渗进砖缝滋养青苔。而老槐擎着新结的荚果,在蝉鸣中沙沙翻动满树阳光,仿佛在诵读某种古老的偈语:春光如酒,浅尝辄醉。真正的绽放,原是时光窖藏的陈酿。

【趣味】

各有优势

◆马海霞

我们几个老朋友聚会。吃完饭,大家又去了KTV唱歌。我唱歌不行,就坐在一旁听她们几个唱,顺带给她们拍视频。

大梦喜欢唱歌,但她嗓子和我差不多,属于低不下去就读,高不上去就喊的那种。因为大家都是老熟人,大梦也彻底放飞了自我,当了一晚上的“麦霸”。谁唱歌她就跟着一起唱。特别是到了高音部分,别人唱不上去时,大梦就算扯着嗓子喊也要坚持飙高音。一晚上下来,我耳朵遭老罪了。

大家唱完,回去的路上,都在议论谁唱得哪首歌好听,谁唱得有感情。大梦老公突然来了一句:“我家大梦唱歌也有优势。她再怎么喊,第二天嗓子也不哑。”

今年元月五日,祖母辞世,享年九十一岁。追忆过往,祖母音容宛在,笑貌犹存。童年往事桩桩件件浮上心头。

我年少时,祖父祖母居于庄磨村中。每逢节假日,父母便带我由城里回村探亲。往往汽车于院门前一停车,祖母便快步赶至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,想来老人家一早便在屋里等着盼着了。接着便唤我乳名未未,记忆里祖母一直只以此唤我。我幼时无知,总觉得这个小名有点土,并不喜欢。现忽觉一个人的乳名,所知者不过寥寥数人,每念者则更少,今又少一矣。再至屋中,祖母多半会找出平日珍藏的糖果零食给我,再满眼宠溺地看着我上炕打滚、翻箱倒柜。

再到我把院子里捆好的向日葵秆,七零八落地撒满院子,祖母实在看不下去,又担心我伤着自己,才会忍不住说我几句。语气看似埋怨,实则心里满是欢喜。等到我终于能安静下来时,祖母会充满慈爱地摸摸我的脸、摸摸我的手,嘱咐我要好好念书。祖母虽然没读过书,所言却皆为最要紧的事。

童年稍纵即逝,随着年龄渐长,学业繁重,在祖母膝下承欢的时光屈指可数。若非初中前后偶然从父亲所著《牧马河》书中得知,我从未想过祖

【回忆】

母前半生有过非常艰辛的经历,深感其坚韧刚毅、坚强自立。

自2011年祖父祖母移居城中,每逢节假日由京回忻,我自然会去祖母屋里坐一坐,返程前再和祖母道个别。近年来,祖母身体每况愈下,先是腿脚不大便利,每当我离开时,祖母仍坚持要一步一挪地到屋门口送我,并一定坚持要等我下楼的电梯门关闭,才返身回屋,再挪到窗边目送我一路上离开。后来祖母长期卧床,等我回忻至床前时,祖母的眼睛明显亮了起来,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:回来路远吧、北京上班累了吧!在外要好好吃饭、好好工作。再后来儿子元桢出生,祖母有了曾孙,心中甚是欢喜。每每让我把手机打开,看看元桢的照片、视频,嘱咐我把娃娃照料好。我拉着祖母的手,轻轻地摸摸她的脸,让她不要担心。2024年中秋节回忻,祖母身体状况愈加不好,时睡时醒,对我的呼唤已经难以回应。返京后,因心中惦念,很少能梦到祖母的我,居然梦见了祖

我的祖母

◆宁朔

母和已故的祖父在一起。我心里担忧,是不是祖母留在世间的日子不会太多了。只是没料到,噩耗来得如此之快。祖母未能等到我春节放假归忻再见最后一面。每念及此,悲痛不已。

我无法挽留住祖母的生命,唯有将祖孙之情永远铭刻于心。我记得祖母唤我乳名时的声音,我记得祖母头上常戴的那一顶灰色的毛线帽,我记得祖母在电梯门关闭前投在楼梯间的身影。我记得好好读书,认真工作,也记得保重身体照顾好家庭。我可能做得不一定好,但祖母的这些嘱托我都有记在心里,努力去做。七年前,祖父离开时,对于亲人的离世,我从未有心理准备。而今祖母也走了,我才知道,任何的准备都是虚弱无力的。今晚我独坐书房,提笔写下这段悲伤的文字。恰在此时,九岁的儿子进来问我,是否又在加班完成单位的工作?我说今天并没有。儿子说,那是爸爸你自己要写吗?我说是的,因为爸爸要写一篇怀念祖母的文章。言未毕,泪已下。



【诗鉴】

清 明

◆姚翔宇

天空准备了乌云
故乡准备了小路
就连不熟悉的看家狗
也准备了几声狂吠
为了迎接酥软的春风

山坡准备了绽放的野花
为了迎接呼啸而至的动车
终点站为它准备了远方
为了迎接扫墓人的身影
墓地也准备了泪水和滂沱

【杂谈】

亦节亦气 风景清明

◆孟 扬 曹怡晴

节有直接关系。“春城无处不飞花,寒食东风御柳斜。”《荆楚岁时记》云:“去冬节一百五日,即有疾风甚雨,谓之寒食,禁火三日,造饧大麦粥。”一直到宋代,《梦粱录》中仍记载道:“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。每岁禁中,命小内侍于阁门用榆木钻火。先进者赐金碗、绢三匹,宣赐臣僚巨烛。”古时还有寒食禁火、清明生新火的习俗——寒食禁火祭奠,清明新火踏青,前者怀旧悼亡,后者求新护生,两者在文化内涵上有密切联系,时间上也紧密相连。与清明密切相关的,还有三月三上巳

节。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描述的“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”“流觞曲水”“一觴一咏”,便是上巳踏青、携酒出游的场景。清明时节不仅仅是思念故去的人,还有寻求团聚、思念家人的情愫。例如,陆游在《临安春雨初霁》中写道:“素衣莫起风尘叹,犹及清明可到家”,羁旅漂泊的游子因为清明将近,也颇得些许安慰。清明期间,人们可以走进陵园悼念故人,祭祀先贤,也可以郊游、插柳,“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,自由选择体验春天的方式。在这场与过去和自然的对话中,人们缅怀生命、拥抱新生。